

劉文會老居士回憶夏蓮居大德 慕蓮生

劉文會老居士是北京人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於北京廣濟寺皈依倜虛老法師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在廣濟寺和宏祥老和尚閑談，宏祥老和尚是北京門頭溝人，少年在北京廣化寺出家，後來擔任副寺等執事，八十年代以後，住在廣濟寺，很多北京的老居士可能還記得他，是一位眼睛不好，但是非常和藹可親的老人家。在談話過程中，我才知道宏祥老和尚是見過夏蓮居的，夏蓮居老居士過去經常去廣化寺，宏祥老和尚和夏蓮居有交往。我說我一直在收集夏蓮居相關的資料，老和尚很贊許。於是我就請老和尚回憶了一些往事，老和尚講了不少（另文分享）。最後宏祥老和尚對我說：「你認識劉文會嗎？」我說知道，李明盛老居士和我說過。每次廣濟寺開法會，有個穿袍搭衣的瘦高的老居士，大家都會讓他站在男居士的班首，那就是劉文會劉老，但是我並沒有和他說過話。宏祥老和尚說：「他也見過夏蓮居，夏蓮居的事你也可以問問他。」我得知劉老認識夏蓮居這件事後，決定去拜訪一下，不過此行拖了很長時間，直到九八年底，我由李明盛老居士引薦，才如願以償到了劉老在東四的家中拜望。

此時的劉老已經八十餘歲高齡，正在臥床養病。知道我來問關於夏蓮居老居士的事，他很高興，雖然身體虛弱，但是仍然滔滔不絕的講了起來。保姆多次和我們說劉老身體虛弱不能太累，最後是我們主動讓劉老休息，說下次再來。那一次，劉老回憶了他所見聞的夏蓮居的一些事蹟，其中還有一件奇事。那次採訪之後，本打算有時間再去看望劉老，再了解一些他所說的事情的細節，沒想到九九年劉老就往生了，留下了永久的遺憾。劉老這些回憶，是後人了解夏蓮居老居士的珍貴資料。劉老原來的口述中，穿插有一些老北京佛教界的舊聞，涉及很多人和事，這篇文章，只把和夏蓮居相關的內容拿出來，其他無關話題就刪去了。

以下文字根據劉老口述整理：

我和夏蓮居老居士過去沒短了見面。我是四零年在廣濟寺皈依的，皈依師是倜虛老法師。那時候倜老法師到廣濟寺講經，從青島來，那是夏蓮居請來的，倜老法師跟夏蓮居關係很好，很敬重他。過去佛教界

這些長老，這些老和尚，對夏蓮居都特別敬重，這是我們那時候都能看到的。他在廣濟寺講經，這些大廟方丈都來聽，我那時候在廣濟寺也聽過好多次。後來我和他見面多一點，是在東直門內的極樂庵，那離我家不是近一點嘛，我去那方便，現在那個廟沒了。極樂庵是在羊管胡同，那旁邊有個俄國教堂。極樂庵念佛的居士很多的，那時候夏蓮居老居士經常在那打佛七，那個老當家叫妙禪，他也是很敬重夏蓮居的。最早極樂庵是寶一老和尚，我沒趕上，後來是妙禪，妙禪也很講修行，皈依他的人也不少。

那時候，一般都叫他夏溥老或者溥老。你說的夏蓮老，那是後來才叫夏蓮老，那時候叫夏溥老的多，或者夏居士，也有叫夏會長的，學淨土的學會嘛，這就官面一點，我一般是叫他夏老。那時候他不到六十，可是大家都尊敬他，都加個老。夏老啊，這個人不一般，在極樂庵他常常講一些開示。我住的離極樂庵近，我老去，一來二去，也跟他算是認識，沒那麼熟啦，也還可以，他家我沒去過，在極樂庵老見他。

夏蓮居這個人，他對人是非常重禮節的，雖然他當過官，可是一般的老百姓，他也合掌打招呼的，大家也是非常恭敬他。他身上，說不清的一種威嚴，好像你走近了，就覺著他那個氣勢能壓住你，讓你生恭敬心。有人說他嚴厲，我沒覺得，他不是橫眉立目的，他很慈悲的，大家多少有點怕他是真的，那是一種敬重，不是他人多厲害。他定的念佛堂規矩嚴，他坐那端端正正的，有時候自己打木魚打引磬，你打不好他說你。他身上那真是一股正氣，你跟他打交道就能覺出來。他講開示，人聽了舒服，但是下來他不跟你閑聊沒用的話，什麼東家長西家短的，他不說這些。

當時那些個念佛的居士，私底下很多人都傳說夏蓮居是得道的高人，開悟的高人。也有說他領著打佛七的時候，有人看見他放光，確實有這個傳聞，我在極樂庵念佛也聽過。我修的不好，我沒有見過。還有說打佛七掉舍利的，那個應該是有這麼回事，可是我沒參加上。還有說他有他心通，知道別人的想法。還有種種的說法，他說話很準啊，他一說話就應驗啊，等等啊，這些事我都沒趕上。你問我夏蓮居的事，我知道的，是他救了不少人，這個我知道。

我四零年皈依以後，廣濟寺、極樂庵我都去，極樂庵多一些，因為近。那時候日本還沒打敗呢，物資短缺，你看過《四世同堂》吧？那時候缺糧食，窮人啊，這些老百姓啊，都不容易的，冬天街上倒臥很多，又冷又餓呀。夏老他慈悲，想盡辦法周濟窮人，他組織捨粥。現明老和尚也是捨粥，在廣濟寺，夏老可是沒少幫著化緣。後來現明老和尚圓寂了，出了個大殯，那人多的不得了，人山人海的。都知道現明老和尚救濟窮人，其實他也沒少做，他都是背後做，不宣傳，我特別佩服他，做了不說。現明老和尚走了，他接著做，他有一個華北什麼救濟會，捨粥，夏天還捨茶水，冬天捨棉衣、棉褲、鋪蓋，這些都捨，還勸人念佛。他們捨茶水還是大悲水，都是念了大悲咒的，這個救濟會好像日本投降了還存在了一段時間呢。他有些個社會關係，他用這些關係就是為了糧食，然後送到廟裡頭，北京好幾個廟都是捨粥的點，幾個大廟，廣濟寺、廣化寺，南城的法源寺，好像崇效寺也有。外地也有，我知道的，天津、河北都有。我怎麼知道的比別人多一點呢，有個姓孫的居士，名字就在嘴邊，忘了，都叫他孫先生，他老幫著夏老做這個事。這個姓孫的居士全家都是信佛的，他弟弟叫孫德玉，我早先就認識他弟弟，皈依以前就認得，還不錯呢。孫居士他弟弟有時候跟我說一嘴，所以我知道裡頭的一些事。有時候夏老啊，他也發愁，不過最後都是想盡辦法給解決了，他自己也出了不少錢買糧。那時候物資都是日本人控制，他們管著，不是你自己說你有錢，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的，那不行的，還得有關係。

夏老是救了不少人，救了不少老百姓，不比現明老和尚差，但是呢，他都是讓廟裡出頭，有的善堂出頭，他不宣傳。包括他平常講開示，在極樂庵念佛，他講佛法是講佛法，他多暫也不說我夏蓮居怎麼怎麼樣，我做了什麼好事，從來沒有過。不但不宣傳，你說說他還不願意，那個孫居士幫他做事，老挨他說，不讓宣傳，他跟孫居士說是積陰功，不讓講，有的事是孫德玉私下跟我說的。

他學問很大，有威望，日本人也請他當官，他不幹。有些個佛教活動，開始他還去，後來他看日本人老找他讓他當官，他就不去了。他到廣濟寺，就是為了不摻和日本人的事，結果到了廣濟寺，人家也找到廣濟寺去了，後來廣濟寺他都很少去了，那人多，他就常常在極樂庵講經，領著念佛。我聽他說過不止一次，他不願意見日本人。他從頭到尾也不當官，誰請也不當。後來日本人挺生氣，那不是他有個徒弟

讓日本人槍斃了嘛，那就是成心的，意思就是你服氣不服氣。那也嚇不住他，還是不當官。有些個信佛的日本人，還是敬重他，最後也沒把他怎麼樣。他是一身正氣，是有氣節的人。他慈悲心重，救了好多人。勸人念佛學淨土，勸人行善修好，那更不用說了，這些都是我親見。你說的那個放光啊，掉舍利呀，我沒見著，可是我見過一個事，我覺得比那些還不可思議。這麼多年，我越琢磨越覺著啊，怎麼說呢，不是凡人吶。

那是五幾年，我在極樂庵還見過他一回，再後來就不讓辦道場了。大概五三年吧，那時候極樂庵還有念佛，我還見過他，那時候他不怎麼去了，偶爾去一次，我碰上了，再就十多年沒見，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了。

我最後一次見他，那是個巧遇，他往生前一個禮拜，我在宣武遇到他了，這個事可是奇怪了，越琢磨越奇怪。那回見面就跟昨天的事一樣，我記得就那麼清楚。可是我也沒跟誰說過，就跟宏祥師、呂老（呂香光老居士）幾個人念叨過，跟其他人誰也沒說過。

怎麼個巧遇呢？那是六五年底了，我有個舅姥爺，八十多了，老伴沒了，無兒無女，我經常過去看看。那一年老頭病了，病的不輕，街坊四鄰都特別好，都有照應，我隔三差五也去。那一天，是下午了，不到晚上，天沒黑，大概四點多不到五點，我從我舅姥爺家出來。我舅姥爺住哪兒呢，住宣武那個粉房琉璃街，我從他那出來，我想去趟虎坊橋，虎坊橋那有個老大夫姓馬，看病不錯，我叫他馬四叔，他跟那個唱京劇的，有個花臉叫馬連昆，他們沾親。他兒子也看病，我舅姥爺就是他兒子看的。我看老頭的病那天有點厲害了，我得去一趟。從粉房琉璃街出來一拐，有個胡同，叫崇興寺，現在改了，那個胡同東邊有個福州會館，就是現在工人俱樂部那兒，後來改叫福州館街了，早年間叫崇興寺。我從崇興寺那個胡同拐彎，往東走，走到頭出去就是虎坊橋了。那時候冬天，特別冷，那天那個風嗖嗖的，胡同沒什麼人，那時候人少，不像後來哪兒哪兒都是人。我順著胡同往東走，那個胡同不短呢，遠遠這一看，來個人，走得不快。我一看，這怎麼像夏蓮居呀？那不可能啊，他那麼大歲數了，大冷天一個人出來？可能長得像。等走近了，臉對臉了，我一看就是他。雖然是隔了十幾年沒見了，那我也認得出來呀。那麼冷的天，他還沒戴帽子，光頭，剃的銜光瓦亮的。那個面貌跟十幾年前我見他的時候一樣，沒老，還覺著

年輕了，氣色特別好，眼睛閃光。穿個藍色的棉袍，很新的一個棉袍。可那種穿著，他這個是老式的，早年間都是那個樣兒的穿著，可那時候基本是沒有了。背一個包，朝山的那種兜子，黃的，鼓鼓囊囊的。手裡拿個長珠子，是個紅的。還有一處很怪，他感覺呀，比原來高。早年我就認識他，沒那麼高。我就算不矮了，他沒我高，那次見比我高出半頭，怎麼這麼高呢？穿了唱戲的厚底了？越老越抽抽啊，怎麼他還高了呢？我當時也顧不上想了，這麼長時間沒瞅見過他了，我趕緊打招呼吧，我說：

「夏老是您啊，您好啊！您怎麼在這呀？」

他看見我了，也站住了，他說：「文會呀，你好啊！」

我心說這都多少年沒見了，記性太好了，還能記得住我，磕絆都沒打就直接說我名字。

我說：「這大冷天的，您怎麼上這來了？」

他說：「我幹完活了，回家了。」

我納悶，我心說他家不是在鼓樓嗎？回家怎麼上南城來了？去鼓樓得往東走啊，我是往東，他跟我走對臉，這是往西走啊。幹完活了？這麼大歲數幹什麼活呀？

我覺著奇怪，就問了一句：「您怎麼往這麼走啊？您老搬家了？」

他說了句：「我住三聖庵吶，辦完事了，回去了。」

我心說了，哦，那是搬家了，三聖庵也不遠，出了這個胡同一拐彎，就走粉房琉璃街，再奔南了去就是三聖庵，怎麼搬家搬到那邊去了？

我說：「這麼冷，就您一人兒出來？我送送您吧。」

他好像挺高興，他樂了，抬手一指，說：「前頭有人接我，你去辦事吧，你的事急。」

你看，他還知道我急。我順著他指的一瞅，也沒人啊。說完這話，他就接著往前走了，我一看他不讓我送，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。

我說：「夏老您慢點啊！」。

他也沒回頭，說了一句，我記得太清楚了，他說：

「這個事難辦，也就我能辦。」

這話說的多怪呀，可是我也沒多想。他往西走，我心裡有事啊，著急找大夫，要不一會兒天就黑了，我還想著請大夫上我舅姥爺家去一趟呢。我看他走了，我也沒停，我也走，走了幾步，回頭又瞅了一眼，他往前走呢，走的不快。我扭臉接著走，這回走了大概能有個十幾步二十幾步？我還是覺著想再瞅一眼，我又回頭，一看，哎，人沒了！這就怪了，他走的肯定沒我快，我走了十幾步二十步，他頂多也就走這麼多，那且到不了胡同口呢，還有一大截呢，你要說跑步，那還可能，可是跑步那動靜多大，我也沒聽見跑步的動靜啊，八十多了跑得動嗎？我當時一想，胡同兩邊都有人家，這人消失不見了，那就是他沒一直朝西走，估計是他有熟人，保不齊進了旁邊誰家院子了。我心裡著急找大夫，也沒琢磨，我緊著趕路啊，我有事啊。我是怎麼也想不到，在那個地方我能碰上他，十多年了沒見過他了，在那遇上了。這個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夏蓮居夏老，就這麼一個經過。

那是後來了，七幾年了，我才知道夏老往生了，那時候消息都閉塞。再後來我看著文字了，有書了，說他是六五年走的，六五年，陰曆十一月。哪一天呢，陰曆十一月二十二，你知道這是哪天啊？這正好是我見他那天往後一個禮拜，整一禮拜，他就往生了。為什麼日子能說這麼清楚，那天是十五，還是大雪（1965年11月7日，農曆十一月十五）〔注：此處陽曆應是1965年12月7日〕，我看月份盤我記得住，那天遇著夏蓮居呀，實在是印象太深了。後來我一對日子，就是我碰上他以後一個禮拜。後來我還打聽夏蓮居搬家了沒有，人家說沒有啊，就一直住鼓樓。那時候我碰上他，他說他住三聖庵，三聖庵不是陶然亭那邊嗎，陶然亭北邊，那是南城，可是他根本沒過搬家。你說我碰見這人是誰？你說不是他，他還認識我呢，那就是他本人啊。所以這個事我覺著奇怪，有人說你是不是做夢呢，不是啊，我請大夫碰上的，

回頭大夫還去了一趟呢。這個大夫，我那個馬四叔的兒子，活到八幾年呢。

這事我跟宏祥師說過，宏祥師沒說話；我跟呂老也說過，呂老完聽完了說「大德大德」，也沒多說別的。其他（佛教裡的）人我也很少認識，除了法會我去去廟裡，我接觸人也不多，我基本上沒跟誰說過。有些居士認識我，他們知道我皈依早，學佛早，這些事他們可不知道的（採訪者問劉老，是否和夏蓮老的心傳弟子黃念祖老居士說過此事，劉老說沒有，雖然黃念老很有名，但是他並不熟悉，八十年代以後都沒有見過面，也不好冒然去找人家）。這個事這麼多年了，原來我想不明白，後來我明白了，這是來度我的，不是凡人呐，我都明白了。原來我不說，我有疑惑，現在沒有了。你今兒個來，問夏蓮居的事，這真是緣分到了（後略）。

以上就是劉文會劉老的憶述，劉老後面還有幾句話，根據劉老當時的意願，他說這幾句話就不要對外說了，因此後面不錄了。劉老生西已久，特在此表達緬懷和感謝。